

四書五經

宋元

宋元人著

四書五經

上冊

北京市中国书店

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

四书五经 (全三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燕郊印刷厂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 32 印张：50.875

定价：7.00元

四書五經第一種

大學章句集注

朱熹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若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大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傳音秦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民。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真所止。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督後故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知。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主也。物。指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故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百。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

至爲情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此也。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

堯書作俊。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誤古是字。○大甲箇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堯書作後。○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書。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盛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汗。而自新則當。因其所當止。詩作新。不可畧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故之舞之謂作。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言振起其自新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言振起其自新之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

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繙轡黃鳥。止于上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作縣。○詩小雅。縣轡之篇。繢轡。鳥聲。止隅。之處也。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晉鳥。○詩文王之篇。緝。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意。於歎美辭緝。

緝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

差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晉鳥。○詩文王之篇。緝。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意。於歎美辭緝。

緝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

差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六反某詩作。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威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推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嗟以鍼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瑟嚴密之貌。謂武毅之貌。宣著威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德容表裏之威。卒乃指其實而數美之也。詩不於戲。前王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音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舊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待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白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
譽。謙讀爲謙。告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有他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或

開音閑。厭鄭氏讀爲鑒。○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閒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可畏。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益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勃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無者。所存則無。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存。則無。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焉。其所哀矜而辟焉。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辟爲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頑。頑音彙。頑叶韻時若反。○讀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詳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偾事。一人定國。機發動所由也。偾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平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其所好。而民不從。故治國在齊其家。過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空其家室。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詩曹風鳩鳌篇。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小雅蓼蕭篇。此三引詩皆以詠教上其味深長。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擬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向。而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聞各得分曉。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篴。詩云樂只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小雅節南山之篇。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僻。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

君。謂得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則民散。財散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此有土。有土。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復對。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通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金玉而寶善人也。此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真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曰：若有一个人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遊，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程子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君予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蓄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惡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胡登存亡之幾決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有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終而無患也。孟獻子曰：富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許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曾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督彼爲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皆推廣絜矩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

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